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教堂街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教堂街

李汉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堂街 / 李汉平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17 - 2

I. ①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287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25 字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谨以此作献给
我的故乡哈尔滨，
和这世界上来来去去、生生不息的人们。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

我写故我在（代序）

十五岁那年，我写了一篇作文《长长的跑道》，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的征文比赛，得了一等奖。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一跑就是几十年。多少痛苦，多少欢乐，多少荆棘，多少坎坷，多少心血，多少眼泪，多少迷茫，多少犹疑。有过成功的辉煌，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也有时候感到疲惫，想过放弃，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常常背诵一句诗：“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我要完成那大业！”

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无怨无悔，始终不渝。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真的，要想从事文学创作，首先得当个愚人。这些年，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多少人弃文学而去。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写吗？还写吗？”

当然，还要继续写下去。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而是文学本身。光环可以逝去，可文学永远在那里。时间可以过去，可作品永远在那里。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李汉平说：“我写故我在。”

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

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小说是我孩子里的“心尖子”。

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是我的白日梦。我在梦里腾越、飞翔，一次次触摸灵魂。灵魂是有温度的。灵魂在高处。

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欢乐。塑造不一样的人物，

J 教堂街 Jiaotangjie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

西方人爱“再现”，中国人爱“表现”；西方人爱写实，中国人爱写意。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构建我的小说世界。欣幸，我此生能遇见文学，遇见小说。于是我不寂寞，不孤独，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为此，我感恩，我幸福。

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泪·梦》，发行二十多万册。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那时候的人实诚啊。我回信都回不过来，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

那时我才知道，文学是如此美丽。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

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风尘仆仆地赶来，一定要见我。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上面竟是她手抄的《梦·泪·梦》的全部！

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我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儿？”

她说：“我们那地场儿偏僻，买不到这部书。我是借来的。人家催得紧，我舍不得还，在还之前点灯熬油，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

我再一次泪水潸然！

时间过得可真快，转眼就是几十年！

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

我从诗歌起步，后来写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小说。

去年九月，我在美国旅行。在纽约，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没想到竟聊出个“重大发现”。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第一次到纽约来。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

他笑了，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作家。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相告。

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说：“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

“什么作品？”

“《大房子》。”

“真的？”

“真的。”

我很惊讶，很惊喜。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

今年六月，在北京，我见到了《大房子》的责任编辑马合省，把这件事说给他听。

我说：“《大房子》这孩子挺出息，到美国留学去了。”

合省是个幽默人儿，他说：“哪是留学？已经入住纽约，是拿到绿卡了呀。”

我们相视，爽然而笑。

为了《大房子》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为了《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李汉平卷》的出版，我感谢合省。

文学不是百米冲刺。文学是马拉松。

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

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无法替代。今天，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它们够不上集团军，也算是个小分队吧。

但我愿亲爱的读者能喜欢。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

李汉平

2015年11月

序

教堂街，在弥漫的风雪里，显得有些凄迷。仿佛一个失去记忆的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座红墙绿顶的阿列克塞教堂，有悠扬的钟声传出，该是做弥撒的时光。

那座教堂很神秘，高高的十字架在天空里守望，似乎是在思索关于天堂、关于人类、关于救赎的问题。大人们说，教堂是这条街的哲学。哲学太深奥，我一个少年人，不懂，也不关心。

我太喜欢街角那家叫“克鲁勃”的食品店。那气味，那氛围，还有店里的那些人，它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于是少年的我便从那里窥视世界。

“克鲁勃”的窗子很大，很敞亮。里面干净得纤尘不染。每天放学我都喜欢到那里去流连一会儿。少年时代的我，纤细得像一根芦苇，走路飘飘的，像一阵风。我喜欢对着那大玻璃窗照一照自己的身影，便有种很快乐的感觉。有时候妈妈派我去买那种麦香浓郁的叫“塞克”的面包或小圆甜面包。有时候仅仅是我自己想去，不买什么，只是看一看那让我心动的、精致得像穿着超短裙的少女般的奶油小点心，闻一闻那由面包红肠和各色小点心混合起来的独特的香味儿。那些小点心带着精致淡雅的奶油花儿，用百褶裙般的小纸托儿托着，公主般高贵，惹人遐想。那点心挺贵，妈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给我们买过。那香香甜甜滑滑的感觉！那柔柔腻腻的奶油和松松软软的糕饼沾着味蕾的感觉！于是每一颗味蕾上都开出一朵奇

J 教堂街 Jiaotangjie

异的花，芬芳着，灿烂着，让人永远难忘了。于是我一生中都不可救药地喜欢着甜食，即使知道它不利健康也仍旧痴迷。一切应从那奶油小点心开始。

在“克鲁勃”里卖食品的营业员是个胖马达姆。她那金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白色的三角巾，纯净的蓝眼睛好像海水那么蔚蓝。而她的嘴唇老是像玫瑰花骨朵一般艳红。

去商店的人都叫她娜塔莎。娜塔莎是个好听的名字，可我不敢那么叫。我很尊敬地叫她“角佳”（姨）或者干脆就叫她马达姆。娜塔莎便微笑起来，她眼睛里的那一片“海水”便格外温暖。那里面有很柔很柔的光流出来。

教堂街是我们这一带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那个时代的晴雨表。谁家富有，谁家贫穷，谁家有什么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这条街上体现出来。这条温柔的小街上，每日都在上演着生活秀。

街角那儿，巴扬的声音响起，是那个忧郁的手风琴手杜拉克又在思念故乡了。音乐是没有国界，又无须语言的。旋律是什么颜色，便能把心灵染成什么颜色。在那忧郁的曲调里，大家都沉默起来，惆怅起来。乡愁没有牙，却能把心咬得百孔千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有多远？泪水凄迷处。过了这么些年，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家，他乡是故乡了。于是这个美丽的城——哈尔滨，这条迷人的街——教堂街，就在每个人的梦里温馨着，妖娆着。到后来，就是后代们寻根，也不寻别处，单寻这教堂街了。当然，这是后话。

教堂街是哈尔滨的缩影，是一个小的国际社会，在这里惹你思索最多的不是民族，而是人类。关于人类的家园、生命、灵魂，人性、人的欢乐和痛苦、迷茫和惆怅。

小时候我不懂得这些。我只是好奇地以一个少年人的眼睛

*J*教堂街 *iaotangjie*

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我懂得这些的时候，教堂街上的外国人已经走光，留下来的是另一道风景了。今天，让我把教堂街的故事讲给你听。那些神秘的、有些凄迷的往事，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爱与痛苦，那些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那些斑驳杂糅的日子里，演绎着斑驳杂糅的往事，我给它命名叫作：岁月，人类。

哦，如诗如画的教堂街，如歌如梦的教堂街……

目 录

我写故我在（代序）	1
序	1
第一章 名画失踪	1
第二章 巴扬手杜拉克、魔鬼多那和美人奥丽亚	8
第三章 “太阳出生”及中国人家的“国际宴会”	17
第四章 妈妈味儿的饺子和初秋的甜玉米	32
第五章 妈当“小偷儿”。葡萄叶子烟	41
第六章 悲惨的果丽亚。琥珀项链	50
第七章 远方来信。心事，欲说还休	57
第八章 我成了幸福的“人质”	66
第九章 “面包西施”的中国婚礼	73
第十章 被音乐“绑架”及谈判胜利	81
第十一章 两个人的不眠夜	86
第十二章 米格儿救主人。复活节	90
第十三章 警察来了。患难里升华的友情	96
第十四章 名画复归。草坪上的秋千架	104
第十五章 别了，斯涅哥！	112
第十六章 送上门的“元青花”	126

第十七章	穿白丝衬衫去天堂·····	136
第十八章	流泪的眼睛流血的心·····	142
第十九章	异国“母子”情·····	146
第二十章	约会，“柳波芙”·····	151
第二十一章	拜干妈。神奇的苹果·····	158
第二十二章	米格儿之死。人生自古伤别离·····	173
第二十三章	流血的杜拉克，流泪的奥丽亚·····	189
第二十四章	神奇的汤。幸福的汤·····	201
第二十五章	天堂里的微笑·····	204
第二十六章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210
第二十七章	好人多那？魔鬼英雄？·····	230
第二十八章	心灵深处，永远的痛·····	242
第二十九章	你的罪虽如朱红·····	251
第三十章	超级秘密。音乐诊疗费·····	267
第三十一章	米尔。夏斯切。夏日里的“圣诞树”·····	273
第三十二章	告别斯坦威。自己制造的“钢琴”·····	284
第三十三章	寻找奥丽亚。“阿辽沙二世”·····	300

第一章 名画失踪

五月，整条教堂街都是香的。满街的丁香花，幽雅芬芳惹人醉。这儿一树玉白，那儿一树淡紫。丁香树好像一个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媚眼迷离地站在五月的风里。

从那些风姿各异、色彩各异的俄罗斯小房子里，这儿，那儿，飘溢出烤面包和奶油小点心的香气。它们融进了丁香花的芬芳，使这条幽雅的街上又融进生活的、世俗的香味，就连那肃穆的教堂也似乎被这芬芳和气味所感染，教堂的表情因而变得亲切和柔和起来。

“汪汪——”那条叫米格儿的狗又在叫。它今天叫得有些不寻常。于是，一条街上的人都莫名其妙地变得有些惶然。为什么呢？不知道，也许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吧。

“米格儿”是一条聪明伶俐的狗，是留芭和彼得的“儿子”。留芭和彼得都正当壮年，彼得生得虎背熊腰，虎虎有生气，留芭的胸脯子丰满得像两座肉山，一走一颤乎，一走一颤乎。这夫妻俩特别喜欢孩子，可偏偏没有孩子，便不甘寂寞地养了狗儿狗女。

狗儿便是米格儿，一身洁白优雅，不落俗套。偏偏在额上有一绺黑毛，仿佛刘海儿，很艺术地半遮半掩着那双黑宝石样的眼睛。

它跑起来轻灵灵的，活泼，每一步都透着弹性。它是一条通人性的狗。每当彼得回来，院门上的铁搭钩轻轻地一响，它便仿佛被注了一针兴奋剂，又是摇尾巴又是轻轻吠，那声音有点儿像小孩儿撒娇儿。它会扑到彼得身上去，用力地在他身上

嗅，然后在院子里又舞又跳，像个撒欢儿的孩子。它会叼着彼得的帽子、手套儿回家去，又把他的的大毛拖鞋叼到被留芭洗出木纹儿的台阶上，恭候主人穿用。

彼得会拍拍它的头，或亲亲它那湿润的黑鼻子，叫一声：“森！”（儿子）

这时候狗女列列也出来了。它可没有米格儿那么灵动，显得有些笨拙。它会绕着彼得转上三圈儿，然后便伏下身子来，静静地看着彼得，眼睛是会说话的。此刻，爸爸的目光与“女儿”的目光交融，此时无声胜有声。彼得使用手轻轻地抚摸列列的头。列列便很享受地半眯了眼睛。此刻米格儿便轻轻地吠，似乎在说：“这不公平。你也摸我一下呀，你也摸我一下。”

彼得当然懂，便也抚摸米格儿。米格儿安静下来。两只狗，一儿一女，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它们的“爸爸”。人与狗，其乐融融地在一起，看上去那么和谐。

这时候留芭出来了。留芭的嘴里老是嚼着口香糖，腋下老是夹着打狗的鞭子。她那双栗色的眼睛有时候会闪出严厉的光。她吆喝一对儿女的声音很高，有时候摇着鞭子喊：“比溜溜大娃一！比溜溜大娃一！（打）”可是从我认识她，就没见她打过狗儿狗女一下，倒是很殷勤地，像个老保姆似的为“儿女”们做饭、洗澡。夏天，她在院子里晒两盆水，等水晒热乎了，便把米格儿和列列捉到木盆里去洗。米格儿洗澡的时候总是欢蹦乱跳，弄得到处都是水。留芭一脸怒气地喊着：“比溜溜大娃一！比溜溜大娃一！”却不真打它。到后来，她自己也不忍俊不禁地笑了。米格儿的眼睛里便透出得意和调皮的光。看得出，留芭是有点儿偏爱“儿子”的。

列列洗澡，却没有那么轻快。她老是懒洋洋的，行动迟缓。每次给她洗澡的时候她都哼哼唧唧，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因此给她洗澡就变得漫长和沉闷了许多。

春天，院子里的青草发芽了。先是一抹似有似无的绿，渐渐就浓郁起来。丁香树枝头的芽苞像少女的乳房头儿似的，一

天天鼓胀起来。米格儿和列列变得有些不安生。米格儿异常活跃，上蹿下跳，好像传说中那些吃了咖啡豆儿的羊。他的叫声中多了一些柔情的低吟，好像在轻轻地哼着抒情的歌儿一样。

列列依旧是懒洋洋的，目光中多了一些恍惚迷离，仿佛睡不醒的样子。迈着小碎步儿在院子里溜达。米格儿便依依切切，很柔情地跟在她身后，俨然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护着他心仪的小姐。可也有不绅士的时候。他喜欢追着列列的尾巴闻，像闻什么美味。有时候还闻她的尿。

我很好奇地问：“妈，米格儿咋不嫌埋汰，咋去闻列列的尿哇？”

妈板起脸说：“小孩子不能老去看狗，看狗会变成狗。”

我不想变成狗，我想好好地当人。当人多好哇，还能去上学。小时候，背起书包去上学，是我最大的梦想。这个梦想远比克鲁勃的奶油小点心更诱人。于是我尽量不去看狗，虽然米格儿和列列对我依旧很亲切。

生活在那个早晨改变了。米格儿的叫声惶惶的，列列先是鸣的一声，然后便是一串长长的低吠。那低吠好像是一串呜咽。

整个院子里的人都有些不安。米格儿和列列为什么那样叫？叫声有些奇怪。于是我们都起床了，冲到院子里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留芭操着俄语，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一串串的俄语单词绞缠在一起，好像瀑布一样倾流下来。我只听清楚了个“丢了”。

谁丢了？什么丢了？是人还是物？为什么留芭和彼得如此激动？彼得的红头发乱糟糟的，好像一团燃烧的火。米格儿如一个勤恳的警员，在院子里团团转。这儿叼一口，那儿叼一口，把院子的各处角落里弄了个乱七八糟。

留芭的快语流仍然像瀑布，砸得人一头雾水，我终于又捕捉到一个词儿：“卡尔季那（画）”。

什么画？莫非就是她家客厅里那幅《窗前的女孩》。那是

照耀我整个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儿。女孩的明眸那么清澈，微笑那么纯净，每当看到那幅画儿，我都觉得，我的灵魂仿佛被泉水洗过一样。为了能看到那幅画儿，我有事儿没事儿愿意跑到留芭家去，找她说点儿什么或借点儿什么，然后“顺便”溜几眼那幅画儿。真想把它看到眼睛里，不拿出来了，可那样的魔术是没有的。

“角佳留芭，我妈想跟你要点儿面包花儿。”

留芭便拿给我。她很慷慨，一点儿也不吝啬。

我说：“斯巴细巴（谢谢）。”留芭便笑。她一笑时嘴里便会有很神秘的闪光，那是一颗金牙。

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我只是想再看看她客厅里的那幅画儿。画上的那个小姑娘的目光如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我，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很温暖，很明亮。

我走进留芭家的客厅，那幅画儿确实不见了，挂画儿的地方是一片浅浅的白色。我的心里很痛很痛，好像那幅画是我自己的一样。

那是一幅名画，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窗前的女孩》。每当沐浴女孩子那纯净的目光时，我的心仿佛被圣泉的水洗过，变得格外地纯净起来，纯洁起来。那幅画儿像一道奇异的光，照彻我的少年时代。我总觉得，我是在向那个女孩儿走近，无论是外貌还是心灵。

后来，留芭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常常在阳光好的上午邀我到她家里去。那时候，美丽的阳光照在那幅画上，它显得纯美无比。在阳光下，它仿佛幻化成一片美丽的泉水，洗涤我。

留芭摇响那架老式的留声机，于是便有美丽的音乐一缕缕飘出来。是舒伯特的小夜曲，是莫扎特的小调奏鸣曲，还有《天鹅湖》《胡桃夹子》……那时候我不懂，除了有自己的听觉和感受以外，我对音乐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那些音乐好听，特别是当它们和那幅《窗前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到了天堂。那些曲目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每当我在音乐的泉水里望着《窗前的女孩》微笑的时候，

留芭似乎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那双有些严厉的栗色眼睛里，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她悄悄地端来一杯飘着苦香味儿的咖啡，还有一小碟脆脆的“苏合力”，那样的时光对于我，只能用“幸福”来形容了。

那时候柔黄毛色的列列正躺在洒满阳光的地板上打盹儿。它很聪明，能跟着阳光走。它能叼着自己的睡垫到阳光最好的地方，然后拉直腰身，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它那舒服的睡姿让人觉得睡眠是天底下最惬意的事情。米格儿却是不肯歇着，颠着头上一撮黑毛在屋子里的各处走来走去。那双通人性的黑宝石样的眼睛打量打量这个，打量打量那个，仿佛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它很友好地冲我摇尾巴，小心翼翼地嗅我的脚。它那凉凉的黑鼻子不时碰着我的脚趾。在那样的时刻，我的心像暖融融的春水。

许多年过去，那样的情景成为我一生中常常会怀念起的图画。

可是，在那个早晨，由于那幅画儿的丢失，一切改变了。留芭由于惶恐、焦灼和愤怒，变得有些神经质。她的脸和手都在轻轻地颤动着，目光在不停地变幻着温度。她说话的语流异常的快，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彼得那天没去上班。他的眼皮虚肿着，变得更加沉默了，只是一颗接一颗地，不停地抽烟。米格儿和列列似乎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懊悔，守在那面因为丢了一幅重要的画儿而显得空旷的墙边一动不动。

彼得报了案。警察来了，做了现场勘察，做了笔录。然后便没有下文。或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丢失一幅画儿实在是无足轻重。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都投向多那，那个一头亚麻色头发、灰眼睛的年轻人。他在那铁皮屋顶亮瓦盖儿的煤棚子养了上百只鸽子，白的、灰的、浅褐色的……每天一大早，鸽子们的“咕咕”声便把人吵醒了。院子当中“嘘”的一声口哨，鸽子们便仿佛得了指令，从鸽子房里飞出来，他便天女散花一般地撒下一把把的高粱米、麻籽儿。鸽子们把嗉子吃了个